



文艺复兴诗学

RENAISSANCE POETICS

陆 扬 ◆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本书出版蒙复旦大学中文系
985三期学术著作项目资助

文艺复兴诗学

RENAISSANCE POETICS

陆 扬◆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内 容 提 要

文艺复兴是诗和诗学的时代。本书通过从经学到诗学、但丁的时代、文艺复兴的风尚、《诗学》的复兴、德国宗教改革和诗学、法国文艺复兴诗学、英国文艺复兴诗学、西班牙文艺复兴诗学等篇章,对文艺复兴诗学的发生背景、脉络、内涵等进行了深刻的阐释,是有关文艺复兴诗学的一本上乘之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艺复兴诗学/陆扬著.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2

(艺术人文丛书)

ISBN 978-7-313-08166-7

I. ①文… II. ①陆… III. ①诗歌研究—欧洲—中世纪 IV. ①I50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26320 号

文艺复兴诗学

陆 扬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邮政编码 200030)

电话: 64071208 出版人: 韩建民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960mm 1/16 印张: 13.5 字数: 246 千字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13-08166-7/I 定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 021-54742979

前言

人类对诗歌的爱好，自鸿蒙既开，就相伴文明同时滋长。《尚书》记载舜继尧位，安定天下，即任命百官，令各司其职。比及诗歌，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①这是言虞舜以夔为乐官，教以正直温和的音乐启蒙孩童，陶冶宽阔刚毅的胸怀且不使骄傲自大或目中无人。这和后来古希腊的音乐教育思想几无二致。如柏拉图以伊奥利亚调和吕底亚调为靡靡之音，反之推崇表现节制和勇敢的多利亚调和弗里几亚调^②。“诗言志，歌咏言”，这可谓影响最为深广的中国传统诗学原型，它能担纲学界长久流传的西方诗学以模仿为圭臬，中国诗学侧重表情言志这一判若两途的分野吗？

希伯来文化中，更将音乐对人类之必须，谱系上推到人类诞生之初。《创世记》说，“拉麦娶了两个妻，一个名叫亚大，一个名叫洗拉。亚大生雅八，雅八就是住帐篷养牲畜之人的祖师。雅八的兄弟名叫犹八，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③假如我们记得雅八和犹八这一对兄弟，以及接着洗拉生产的主掌铜铁利器的土八该隐，都是亚当和夏娃的长子该隐的第六代子嗣，那么就可以发现，这些远古各类技艺的发明祖师，是多么近在咫尺地紧邻着上帝创造世界的太初时光。不仅如此，在畜牧作为生机之必须，以及铜铁作为工具之必须之间，就有音乐的地位，足见我们人类是多么与生俱来地热爱着音乐。就像《尚书》所说，“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正是音乐构成了天地人的最初和谐。而诚如“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的

① 《尚书·虞夏书·舜典》。

② 见柏拉图：《理想国》，398e-400a。

③ 《旧约·创世记》，(4: 19—21)。

命题所示,与音乐形影相随的,从来就是诗。

由是而观诗学,顾名思义,它是做诗论诗的学问。但毋庸置疑,今日流行之“诗学”一语,它源自亚里士多德《诗学》(*Poetics*)一书的中译。亚氏的时代,诗是文学的主要文体,散文主要是哲学、历史等学问的写作品体。即便哲学,在柏拉图之前,哲学家出言神出鬼没,常常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莫测高深,就像先知在预言世界。正是柏拉图设定苏格拉底这个一半虚构、一半回忆的叙事人,用极具文学色彩的对话体来写哲学,才使西方哲学开始有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统。无怪乎柏拉图会一面疾言厉色谴责荷马,一面又说,谁不愿意跟荷马和赫西俄德这等天才来生孩子,而去跟那些凡夫俗子结婚生子呢。此外像恩培多克勒、卢克莱修这些用韵文写作的哲学家,当其时,他们的身份也还是当仁不让的诗人。至此本书所用的“诗学”一语,大致可以定义如下:专门意义上诗学是指诗的理论 and 批评,广义上它是全部文学理论的同义语。

就“诗学”这一大致是约定俗成的理解来看,纵观西方文学理论三千年的历史,如果说在19世纪浪漫主义勃兴之前,用M. H. 艾伯拉姆斯(M. H. Abrams)镜与灯的譬喻来说,是“模仿说”雄霸两千余年之后,浪漫主义诗人开始以内心的光芒照亮世界,由此完成从“模仿说”到“表现说”的过渡,那么20世纪以降,毋宁说是重新出现复归亚里士多德的趋势。虽然,亚氏的《诗学》随着新译本的不断出现,中译名也新有“诗法”、“诗论”等不一而足,但是“诗学”这个概念本身,早已不囿于亚里士多德的传统。20世纪以来围绕着诗学,各路理论家和批评家孜孜不倦进行的形而上思考,意味着一种以诗学本身为讨论对象的“元诗学”,已经在悄悄诞生。如是来看文艺复兴这个诗学的自觉意识开始萌生的特殊时代,无论如何是意味深长的。

文艺复兴是诗和诗学的时代。即便念及同诗一道勃兴的艺术和科学精神,诗也在三分天下中独占其一。在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诗享有如此崇高而又普及的殊荣,可以说是既无前例,也没有后继的。虽然,嗣后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继再次演绎了诗的辉煌,但是显而易见已经缺少了文艺复兴诗学那种仿佛初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新奇感。从其发生背景上看,文艺复兴诗学得益于古代诗人作品的复兴,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贺拉斯的《诗艺》,以及西塞罗和昆提里安的修辞学著作。其中的契机之一是1453年东罗马即拜占庭帝国的灭亡,帝国保存的大量古代文献随之纷纷传入西欧,由此不乏史家愿意将1453年视为欧洲文艺复兴的开端。但是文艺复兴的上限和下限既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个显见的事实是,早在14世纪,如饥似渴追慕古典的风习,也已经开始在意大利蔓延。但另一方面,不容忽视的是文艺复兴诗学同样具有中世纪的文化传统,这个传统不是别的,就是但丁直接接手托马斯·阿奎那的圣经阐释理论。故此,因承这两个脉络来叙述文艺复

兴诗学的来龙去脉,是本书的宗旨,也是本书的结构框架。

就复兴古代的荣光而言,文艺复兴重新发现的古代作家和作品,不但数量上远较中世纪为多,而且在观念、文体、体裁、题材等方面,也都展现出崭新的气象。这个气象首先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认为人生来具有神性,故而最值得研究的,恰恰就是人类自身。知识由此不复是书斋中百无聊赖的空谈,知识必须引领行动,必须辅益人生,这是同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和天启神学针锋相对的,它开启的,将是欧洲的经验主义传统。人文主义者大都用拉丁文写作,他们把中世纪视为黑暗野蛮世纪,事实上,以西塞罗为代表的大量罗马典籍的重新发现和流行,让14世纪以降的欧洲人看到了纯粹的、典雅的拉丁文,与之比较,中世纪的典籍,被认为是蹩脚的、不纯的拉丁文。希腊哲学文本的重新发现,则让人读到了第一手的希腊典籍的原貌,而在中世纪,学者所见每每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片段。柏拉图之高扬精神,亚里士多德之推举科学理性,事实上都一并成为文艺复兴的时代精神。

欧洲第一个人文主义者公推是彼特拉克。彼特拉克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文艺复兴诗学的一个缩影。或者我们可以说,文艺复兴诗学,秉承的就是彼特拉克的传统。由但丁开启的各民族俗语和拉丁语孰优孰劣的诗学论争,其左右逢源、左右为难的特点,在彼特拉克身上也有鲜明表现。但丁本人用意大利俗语写他的不朽《神曲》,用拉丁文写他的诗学名篇《论俗语》。彼特拉克的早期作品大都是由拉丁文写成,一心复现西塞罗的典雅和晓畅。罗马元老院授予他桂冠诗人称号,就是因为他的拉丁语长诗《阿非利加》和同样用拉丁语写成的三部剧《罗马名人传》(*De viris illustribus*)。后者正是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的一种模仿。彼特拉克用俗语写作相对要晚一些,他的《歌集》是1470年方告出版的。可以说,正是彼特拉克以他的拉丁文著作开启的人文主义,和以意大利俗语十四行诗体开启的爱情诗歌传统,成为文艺复兴诗学视野之中交相辉映的双璧。彼特拉克称中世纪为“黑暗世纪”,他所标举的人文主义者,不但具备丰厚的古典文化素养,而且在各行各业的岗位上奋勇争先,追求至善至美。故此他可以是战士,可以是廷臣,可以是外交家、演说家、哲学家、神学家、政治家,当然更可以是诗人。后来卡斯提里奥尼的《廷臣论》,毋宁说就是把彼特拉克的这一人文主义的理念,给人格化了。

贯穿文艺复兴诗学的“古今之争”,由是观之,它的焦点并不在于应该恪守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的诗学规则,还是应该抛开规则,任由当代诗人自行其是。事实上即便是最保守的明屠尔诺主教,也不可能对当代诗学理念无动于衷;反过来即便是最能借题发挥的卡斯特尔维特罗,也是本着亚里士多德,才酝酿出了他的戏剧三一律雏形。古代权威和当代诗学的需要,很显然是互依互存,而不是相互排斥的。故所谓古今之争,更引人注目的,毋宁说在于民族语言和拉丁文写作之间的分歧或

者说默契。俗语诗歌在中世纪源远流长,它同古典学术的复兴发生冲突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冲突未必不可以协调。但丁《论俗语》本身用拉丁文来呼吁俗语写诗,就是意味深长的例子。不但呼吁用俗语写诗,而且后来诗家期望在某些题材上面可以有所突破,超越古代的荣光。这样一种勃勃雄心,首先见于史诗。彼特拉克曾经希望他的一切荣誉,都是来自他的史诗《阿非利加》。《阿非利加》是用拉丁文写成,但是它开启了文艺复兴以降,用民族语言来写史诗,以同古代争辉的新传统。嗣后分别用意大利语和英语写成的阿里奥斯托的《疯狂的奥尔兰多》、斯宾塞的《仙后》,乃至弥尔顿的《失乐园》,无疑都得益于这个传统。

倡导以俗语写诗,那么什么样的俗语才是最理想的诗的语言?但丁的答复是佛罗伦萨,乃至以佛罗伦萨为都的整个托斯卡尼地区的方言。画家阿尔伯蒂在其1433年至1441年间写成的《文艺复兴佛罗伦萨家族》(*Governo della famiglia*)一书中指出,如果爱国的作家给予俗语充分敬意,它可以像古典拉丁文一样容光焕发。而诗人作家用俗语写作,必首先选定一种特定的方言。此种阿尔伯蒂所言的足以同拉丁文比肩的“特定的方言”,在各路诗家的努力之下,果然不负但丁的期望,被证明就是佛罗伦萨方言,因其是现代题材的文学载体,它甚至可以优于拉丁文,而终于成为意大利统一的诗的语言。在法国,杜·贝莱的《保卫和发扬法兰西语》,同样强调当代法国人和古代罗马人一样高贵,既然如此,他们的语言凭什么就不比拉丁语呢?语言从来就不是单纯的表情达意的问题,它的表征时代精神的革命性质,可以说在但丁创始的俗语诗学运动中,给表露得淋漓尽致了。

但是另一方面,同样不容忽视的是,文艺复兴的一个强大动力,正是古典语言,特别是古典拉丁文的复兴。人文主义者向以写一手流利的拉丁文为自豪。而正是在古代优雅拉丁文的重新发现和中世纪“堕落”拉丁文的对照之中,一样酝酿出了波澜壮阔的文学革命。拉丁文是整个欧洲的外交语言、学术语言、神学语言。人文主义者正是在拉丁文之中,表达了超越国界的世界主义精神。从这一意义上说,始终用拉丁文写作的伊拉斯谟,说他是荷兰人也好,德国人也好,都只是在有限的意义上言,它就是名满欧洲的人文主义者。人文主义者标语具有独创性的拉丁文风格,这反过来也影响了俗语文学的创作。甚至,文艺复兴时期一些划时代的俗语文学作品,如薄伽丘的《十日谈》、阿里奥斯托的《疯狂的奥尔兰多》,也都是在译成拉丁文之后,才获得了国际性的声誉。虽然,随着现代国家意识的崛起,拉丁语终成强弩之末,各民族语言最终是大获全胜,拉丁语精益求精的文风和对完美典雅的追求,也为各国俗语诗学树立了不朽的样板。

就从圣经阐释到诗歌阐释的诗学发展线索来看,这个传统可以上溯到古罗马时期已见端倪的圣经阐释传统。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中将这个传统总结为

圣经有字面义、寓意、道德义和奥秘义四种阐释模式，其中后面三种模式，即寓意、道德义、奥秘义，统称为寓意或曰精神义。就在半个世纪之内，但丁在向斯加拉大亲王呈上他的《天堂篇》的同时，致书大亲王，陈述诗应当作字面义、寓意、道德义和奥秘义四种模式的读解，并举《旧约·诗篇》中这四句诗“以色列出了埃及，雅各家离开说异言之民。那时犹大为主的圣所，以色列为他所治理的国度”（114：1—2），逐一演绎字面义和寓意各表征出怎样的四种意义。虽然，但丁对《诗篇》的阐释完全是正统的圣经阐释路数，但是但丁将《诗篇》作为诗的例子，而不是“经”的例子来加枚举，本身就是一场革命。因为即便在于不过半个世纪之隔的托马斯·阿奎那，诗还是只能让平民百姓一笑了之的雕虫小技，断不可同神学的威权相提并论。但是，继但丁之后，薄伽丘也偏偏是依傍神学，来作诗辩。照他的说法，古希腊罗马的世俗文学，同圣经都有一种平行关系，如奥维德写塞图恩逐一吞食自己的婴儿，只留下朱庇特、朱诺等四个孩子，正可相比较圣经中的创世故事，因为塞图恩所象征的不是别的，他就是时间。同理，丽达和天鹅的故事，也正可释为是预言了童贞女玛利亚和圣灵化身的白鸽。比较柏拉图如何指责诗人危言耸听，败坏人心，以及圣奥古斯丁如何痛心疾首，忏悔他迷恋在维吉尔的诗作里不能自拔，可以发现薄伽丘通力论证诗学可以和神学并举，圣经就是神学的诗，是怎样期望将诗抬升到前所未有的崇高地位。事实证明文艺复兴诗学并没有辜负薄伽丘的期望，及至亚里士多德《诗学》复兴，论诗说艺，追讨亚氏初衷，蔚然成风，其中不乏主教们的身影，即足以说明问题。

文艺复兴诗学另一个始终耿耿于怀的心病，毋宁说是柏拉图判定诗模仿幻相，同真理阻隔两层，故而是“谎言之母”的说法。对此锡德尼《为诗一辩》中有一句名言，谓诗什么也不肯定，所以它从来就不撒谎。换言之，诗是虚构，虚构的东西真假假，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它是通过或然性和必然性来表达普遍性，谁能说虚构是撒谎呢？所以诗既然没有断言它是在叙述历史，所以谎言的罪名同它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确，诗作为美轮美奂的虚构，已经成为文艺复兴诗学中相当流行的观念。这一观念甚至可以推及柏拉图，诚如锡德尼所言，柏拉图的作品骨子里是哲学，可是它们的对话体外衣，却是大半来自于诗的美。故对于柏拉图指责诗人不敬神，锡德尼的解释是，柏拉图其实是不满他的时代充满形形色色的渎神观念，这些观念并不是诗人发明的，诗人不过是在模仿先已存在的此类观念。所以与其说柏拉图要将诗人赶出他的理想国，不如说是他只是想祛除这些错误的渎神观念。文艺复兴诗学确立的是亚里士多德的无上权威。但是文艺复兴本身见证了柏拉图主义的重振雄风。即就锡德尼针对柏拉图的上述诗辩来看，也还是认肯了哲学的威权：说谎也好，渎神也好，它们不仅是哲学的大忌，同样也是诗学的大忌，只不过

诗人从不断言他的故事就是真实,所以说谎无从谈起;此外渎神的观念早已流行在先,诗人最多不过是蒙上模仿之罪罢了。

比较来看,一方面文艺复兴诗学开始具有自觉的虚构意识,另一方面文艺复兴也是散文勃兴的时代。蒙田用 *essais* 这个词来命名他的《随笔集》,其意义不仅仅是开辟了一种个人色彩鲜明的新文体,如人所言,它更是“一种对远古的相当传统且又随意的崇拜,一种对近代的轻蔑,或者,至少是善意的低估,以及一种对未来的多少显得模糊的美好希望。”而就以薄伽丘《十日谈》、拉伯雷《巨人传》和塞万提斯《堂吉珂德》开风气之先的散文小说而言,它所标举的是“真实”,而不是“虚构”。就此而言,在诗津津乐道它可以怎样高于、优于历史的同时,小说反之在殚精竭虑地向历史看齐。这很可以说明何以到18世纪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面世,几乎还无一例外被视为真实故事。甚至斯威夫特想象奇特一如天方夜谭的《格列佛游记》,都还使人颇费猜测,是不是真有大人国和小人国这样的海外奇境呢?

在文艺复兴之前,位居各门艺术之冠的是音乐。柏拉图《理想国》将诗人扫地出门,取而代之的是提倡用体育锤炼儿童体格,用音乐陶冶儿童人格。《旧约》也极力推崇音乐,认为人假道音乐,可以和上帝直接交往。音乐从古代到中世纪始终倍得推崇,一个重要的原因还在于音乐的背后被认为是横陈着数的原理,就此而言,与其说它是艺术,不如说它是科学。这也是它跻身“自由七艺”的缘由之一。反之,诗是不入大雅之堂的雕虫小技,它是平民的娱乐,断不是哲人所好。哲人在年轻的时候可以偶一为之,但是浅尝辄止是为明智,及至成熟起来,必迷途知返,改邪归正,事奉哲学和神学。这无论在古代的柏拉图,还是中世纪的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本人都有切身体验。诚然,圣经里面也有诗篇,但是圣经的诗正好比柏拉图给诗人树立样板的“好诗”,它同世俗的诗不但毫不相干,而且针锋相对。适因于此,早期文艺复兴诗学不断比附圣经的荣耀来做自我阐释,毋宁说正是见证了现代诗学攀援神学而求自足的起步阶段。文艺复兴诗学将雄辩地证明,诗在这个崭新的时代,将不复拘泥在道德和娱乐孰是孰非、孰先孰后的争执上面,反之它将政治学、伦理学、修辞学、科学、哲学以及艺术一并收入罟中,蔚然而成一代万千气象。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诗和诗学的辉煌时代。

目 录

第一章	从经学到诗学	1
一、	早期的圣经阐释理论	1
二、	阿奎那的经为寓意说	11
三、	但丁的诗为寓意说	18
第二章	但丁的时代	27
一、	论俗语	27
二、	爱的诗学	33
三、	彼特拉克与文艺复兴	39
四、	薄伽丘：诗与圣经	48
第三章	文艺复兴的风尚	57
一、	人文主义	58
二、	意大利社会风尚	63
三、	柏拉图学院	69
四、	有学识的无知与否定神学	72
五、	诗与画	79
第四章	《诗学》的复兴	87
一、	亚里士多德的复兴	88

二、《诗学》的诠释	92
三、斯卡里格	104
四、卡斯特尔维特罗	109
五、塔索	114
第五章 德国宗教改革和诗学	121
一、德国的人文主义	122
二、宗教改革和路德解经	125
三、伊拉斯谟	129
第六章 法国文艺复兴诗学	136
一、加尔文的字面义解经	137
二、拉伯雷与法国小说理论	141
三、七星诗社的诗学主张	147
四、蒙田与随笔体	152
第七章 英国文艺复兴诗学	161
一、乔叟	161
二、现代英语的形成	169
三、锡德尼	174
四、莎士比亚	179
五、培根	187
第八章 西班牙文艺复兴诗学	192
一、早期西班牙诗学建树	193
二、塞万提斯	196
三、洛佩·德·维加	201
后记	206

第一章 从经学到诗学

作为当今诗学主流之一的“阐释学”(hermeneutics),其本名之一是“释经学”。之所以说本名之一,是因为这门以宙斯的神使赫尔墨斯(Hermes)的名字命名的学问,不但有圣经阐释的希伯来文化传统,同样顾名思义有着希腊文化的渊源。传说宙斯和山林女神迈亚(Maia)生下的这个青年,足登双翼飞鞋,手持魔杖,来去敏捷一如思想转瞬即逝。所以他当仁不让是宙斯的信使。宙斯是至高的天神,他的意旨传达贯彻到世俗世界,必然首先需要经过理解和翻译。由此“赫尔墨斯之学”成为今天阐释学的名字,可谓顺理成章又尽得其中奥妙。赫尔墨斯口才奇好,滔滔善辩,是为雄辩之神,而且,在他许许多多的其他发明当中,其中之一还是音乐——他是七弦琴的发明者。他的魔杖,则不但可使人顿时入睡,同样亦可使人立时从梦中醒来。这样看来,这门赫尔墨斯之学,同诗歌的缘分真是与生俱来。我们追究它的来龙去脉,对于澄清文艺复兴诗学的由来,应是不无裨益的。

一、早期的圣经阐释理论

圣经自然是需要阐释的。因为圣经记述的事件和人物,读起来本身多有矛盾。比方说,《创世记》挪亚方舟的记载中,先说耶和华吩咐挪亚:“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两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挪亚当时照办。可是紧接着上帝又说,“凡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七公七母。”^①上帝说话是不是出尔反尔?这就需要阐释跟上了。早期的圣经阐释理论,主要分为寓意解经和字面义解经两个传统。所谓寓意解经(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它的前提是作者字面上表达此物,意思上却导向他物,

^① 《旧约·创世记》,6: 9;7: 2。

无论这作者是上帝或是人类。它是现代阐释学的先声,往上推一方面可以推到巴勒斯坦犹太人的“预表解经法”(typologic interpretation),另一方面则可上推到荷马史诗中读出自然流变的希腊传统。所以说到底,它其实也是两希文化合流的产物。

就寓意解经和字面义解经这两个早期的圣经阐释传统而言,我们试以奥里金、亚大纳西和圣奥古斯丁这三个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来作阐释。奥里金代表亚历山大的寓意解经传统,圣奥古斯丁则将这个传统进一步系统化,由此提出他无论如何值得后代诗学充分重视的符号理论。亚大纳西代表的,则是字面义的解经传统。值得注意的是奥里金和亚大纳西这两位著名教父,都生活在亚历山大。这个托勒密王国的都城,是彼时最具有世界性色彩的大都市,它从公元前2世纪开始,就取代雅典等希腊城邦,成为希腊文化乃至东西文化交汇的中心。早期的基督教教父们大都受过良好教育,他们写作的时候,事实上不可能对文学趣味漠然无衷。到公元200年前后,亚历山大的克莱门(Clement of Alexandria)公认是最优秀的希腊语作家,同时德尔图良(Tertullian)则被认为是最有生气的拉丁语作家。两人的风格也各具所长:克莱门温文儒雅,德尔图良锐利晓畅。此外圣哲罗姆(St. Jerome),这位著名教父曾应罗马教皇之请,单枪匹马,历时二十三年,先后从希腊七十子文本和希伯来原文,译出迄今仍为天主教会所用的圣经通俗拉丁文本,他也对圣经的阐释提出过系统见解。

实际上,任何一个时代的圣经阐释者,必然面临一个双重的使命,一方面他要考察圣经文本的原初意义,一方面也要向读者阐明圣经文本的现实意义。原初意义是指圣经的字面义或者说历史义,现实意义便多半要靠微言大义的寓意解经法来担当重任了。另外,寓意解经成为主流的中世纪以降,教父们主张字面义也同样必须作精神义来理解,这差不多成了金科玉律。但是,字面义解经在它鼎盛时期,又是什么模样呢?我们不妨分而述之。

奥里金(Origen Adamantinus)生于公元185年,卒于254年,是基督教亚历山大学派的代表人之一,希腊教会的著名教父。生活上奥里金清贫乐道,可谓禁欲主义的极端例子,为避免他人中伤他和众多门生之间的关系,他竟效法《马太福音》里耶稣讲解婚姻时所说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19:12)一语,执刀自阉。这在当时看来,也是惊心动魄的事情。奥里金的时代,在亚历山大流行的是普洛提诺的新柏拉图主义,构建学术形态的神学体系,成为当务之急。可以说,这个用希腊化思想来解释基督教的历史使命,最终是在奥里金这里完成的。而正因为他专注于将基督教知识体系化,在后代严格的正统教义看来,不啻于传播异端邪说。奥里金用希腊文写作,著述丰厚。他的著作相当一部分被公元4世纪的鲁菲努

(Rufinus of Aquileia)译成拉丁文,今存文字大多为圣经的注释和修订,几乎涉及圣经的每一卷书。

就寓意解经的传统来看,奥里金是明确在理论上提出圣经具有多重意义的第一人,其寓意解经思想,主要见于他的《论首要原理》第四卷。鲁非努在给《论首要原理》拉丁文本所作的序言中,开篇就说:“我知道有很多教友,由于渴望了解圣经,所以要求一些精通希腊文的杰出人士,把奥里金的著作译成拉丁文,好叫罗马的读者理解他。”这可见奥里金的解经名声,即便在他的著作被译成拉丁语之前,已经广为流传了。

奥里金代表了亚历山大学派的寓意解经理论。他认为全部圣经都有三重传统,正像人是由肉体、灵魂和精神三个部分组成,圣经的意义也可以分为肉体、灵魂和精神三个层面:

普通人可以受圣经肉体(我们这样称呼,是从它显而易见的意义而言)的启发;那些高一级的人可以受到圣经“灵魂”的启发;至于那些完美无缺的人,可以得到精神的律法的启发,这律法预示着即将到来的善事。正如一个人有肉体、灵魂、精神,圣经也一样有肉体、灵魂、精神。^①

这一三重意义的解经传统,奥里金认为于圣经本身就有章可依。这就是说,圣经里有一些经文,并不总是具有好比肉体的字面义的,而只能从人所谓的灵魂义和精神义来加以理解。

灵魂义解经的例子,奥里金举例福音书里讲到犹太人的洁净方式时,交代洁净时放了六个水桶,每个桶里装有两到三个小木桶。他指出,假如按照字面义或者说历史义读解,犹太人洁净的时候用两个桶或者三个桶,是毫无意义的事情。但是按照灵魂义解,那么这六个桶就大体相当于藉这世界的安排而得到圣洁的人,因为世界是在六日之内造就,所以“六”是一个完整的数,寓示上帝创世的伟大神功。进而视之,奥里金发现《哥林多前书》也明白显示圣经不可停留在字面义的理解上面。如保罗引申摩西律法说:“牛在场上踴谷的时候,不可笼住它的嘴。”^②但是紧接着在解释应当如何理解这句话时,保罗又说,“难道上帝所牵挂的是牛吗?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分明是为我们说的。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打场的也当存

① 参见奥里金:《论首要原理》,卷四,第一章,第11节,香港道风书社2000年版。

② 《新约·哥林多前书》,9:9。

得粮的指望去打场。”^①

精神义解经是指《旧约》预言了《新约》，犹太人的历史事迹预言了基督耶稣的降生。奥里金指出，圣保罗在引用《出埃及记》和《民数记》等《旧约》篇章时，意思都是非常明白的，那就是这些篇章预示了耶稣的事迹。他引了《加拉太书》中的这一段话：

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②

这里指的还是《创世记》里亚伯拉罕的故事，亚伯拉罕的发妻撒莱久久没有生育，就把自己的使女夏甲给亚伯拉罕做妾。夏甲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孩子，可是后来撒莱自己因为上帝托福，也在90岁的时候给亚伯拉罕生了一子。对此奥里金指出，保罗对加拉太人说这样的话，是训责有一些加拉太人自以为读了律法，却一点没有理解律法，因为他们不知道圣经中有比喻的意思。所以，即便是圣经的字面义，终而也应当作精神义的理解。换句话说，亚伯拉罕的故事不仅仅是记载了犹太先祖亚伯拉罕的传说，同样也是预言了《新约》和《旧约》的关系，是预言了耶稣的降生。

精神义解经也就是寓意解经。它的理论基础，是摩西的律法预言了基督的真理，《旧约》的字面义表征了《新约》的精神义。关于《旧约》怎样预演了《新约》，奥里金在他的《论原理》一书中，开篇就说：

凡笃信恩典和真理乃是藉耶稣基督获得的人，凡知道基督就是真理，并且欣然接受他自己所说的“我是真理”的人，都能从那唯一的源泉，即基督的话语和教训，获得使人走向良善而有福的生活的知识。我们说的基督的话语，不仅是指他变成人，有了肉体的帐篷以后讲的话，因为在此之前，作为上帝的道的基督，已经存在于摩西和众先知的身上了。^③

① 《新约·哥林多前书》，9：9—10。

② 《新约·加拉太书》，4：21—24。

③ 奥里金：《论原理》，导论，第1节。

之所以摩西的律法预言了基督的真理,《旧约》的字面义表征了《新约》的精神义,奥里金指出,这是因为圣经是圣灵所撰写的,它的意义不仅有一目了然的部分,也有着大多数人都会忽略过去的意义,因为圣经的文字是一种神秘的形式,是神圣事物的影像。所以当一句话的字面义导致逻辑上的混乱,或者有违事实,或者有损上帝的形象,它的意义应被释为寓言。比如,圣经中多次提到上帝的手臂、脸面、声音等,有鉴于上帝不可能关系到必然有消长、变化的物质运动,上帝的手臂、脸面和声音,就只能是寓言而不应按其字面义解释。

总的来看,以奥里金为代表的亚历山大学派的寓言解经方式,其高扬精神的新柏拉图主义色彩是很明显的。但是4世纪的安提阿学派,也反对亚历山大学派过分依赖寓意解经的做法,坚持从字面的含义来理解圣经。如道成肉身,即被解成道即逻各斯,居住在一个有血有肉的人里面,就像上帝居住在神殿里一样。这些思想,被认为是更多受了亚里士多德传统的影响。

亚大纳西(Athanasius)大约出生在公元296年,卒于公元373年,是著名的希腊教父,字面义解经的代表人物,328年接任亚历山大城主教,直至去世。与奥里金不同,亚大纳西属于偏重字面义解经的传统。尤其对《旧约》里的《诗篇》的阐释,不但当仁不让是字面义释经的典范,不妨一样说也是诗学阐释在他那个时代的一个典范。他的《诗篇》阐释主要见于他致他的副手马尔塞里努斯的一封信。这封信作于何时没有具体记载,一般以亚大纳西去世的373年为它的写作之年。此信在今天看来,已很像一篇典型的诗学文献。亚大纳西高度赞美《诗篇》,称它是一座无比丰富的花园,说圣经各卷书中的主题、人类从灵魂到思想的一切形式的经验,于此是应有尽有。就解经学作为阐释学前身的诗学意义来看,他字面义的阐释圣经的方法,可能更具有现实意义。

亚大纳西解《诗篇》,用的是典型的诗学阐释的传统。他虚构了同一位博学老人的对话,假老人之口,指出圣经皆为上帝之言,如《提摩太后书》所示:“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①但是《诗篇》同圣经的其他篇章比较,有它特别的地方。比如《摩西五经》谈创世,谈以色列人出埃及记和立法的经过;《约书亚记》、《士师记》和《路德记》三书谈土地的获得、士师的业绩和大卫的先祖;《列王纪》和《历代志》叙述统治者的故事。但是《诗篇》除了有它自己的故事和预言,还包含了圣经所有其他部分的内容,更辅以音乐,如其本然唱出事件的本相。简言之,圣经里所有的内容,《诗篇》中都可以见出端倪。

例如关于创世,《诗篇》中我们读到:第十九篇第1节:“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

① 《新约·提摩太后书》,3:16。

苍穹传扬他的手段。”^①以及“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于耶和华。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②

关于《出埃及记》、《民数记》、《申命记》的主题，《诗篇》中则有这样的文字：

以色列出了埃及，
雅各家离开说异言之民。
那时犹大为主的圣所，
以色列为他所治理的国度。

他打发他的仆人摩西
和他所拣选的亚伦，
在敌人中间显他的神迹。
在舍地显他的奇事。
他命黑暗，就有黑暗，
没有违背他的话。
他叫埃及的水变为血，
叫他们的鱼死了。
在他们的地上以及王宫的内室，
青蛙多多滋生。
他说一声，苍蝇就成群而来，
并有虱子进入他们的四境。^③

甚至关于《新约》，亚大纳西指出，《诗篇》也多有预言。比如对于救世主的来临，《诗篇》就是这样预言的：“我们的上帝要来，决不闭口。”^④以及“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耶和华是上帝，他光照了我们。”^⑤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反过来看，亚大纳西发现《诗篇》的内容也不断见于圣经的其他各卷。如老人所言，摩西写过一首赞美诗，以赛亚唱诗赞美上帝，哈巴谷亦然。不仅如此，在每一

① 《旧约·诗篇》，19：1。

② 《旧约·诗篇》，24：1—2。

③ 《旧约·诗篇》，114：1—2；105：26—31。

④ 《旧约·诗篇》，50：3。

⑤ 《旧约·诗篇》，118：26—27。